

# 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纪念谢晋诞辰百年论坛

**本报讯** 6月16日,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以“时代巨匠 百年回首——纪念谢晋诞辰百年”为主题的金爵电影论坛。众多谢晋导演生前的好友、合作者、研究者和学生后辈齐聚一堂,探讨谢晋的艺术人生以及他在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的独特地位。在论坛嘉宾眼中,谢晋就像一颗恒星,始终闪耀在艺术的天空之上。他对时代的书写、对人民的关注、对创作永不停歇的创新,使他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成为永久的经典。

## 谢晋其人:时代先锋,只争朝夕

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艺术家之一,谢晋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36部优秀的影片,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步的见证者。2018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谢晋被授予“改革先锋”的光荣称号,也是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导演。

“谢晋导演是上海电影的丰碑,也是中国电影的旗帜。”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演员奚美娟在致辞中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个平台上探讨谢晋在电影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分享他的精神号召力与人格魅力,为当下电影创作提供新的灵感和养分,是今天我们对谢晋导演最好的缅怀与致敬。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滕建勇在致辞中表示,谢晋是“中国电影界一位伟大的导演”。他说,1993年正是在谢晋导演的倡导下,诞生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由谢晋先生本人亲自担任金爵奖评委会主席,旨在为国内外的电影人,无论是知名与否,搭建一个专业的包容的国际化的电影交流平台。也正是因为谢晋敏锐的艺术嗅觉和精益求精的专业标准,上海国际电影节自第二届起就被认定为国际A类电影节。30年后,我们再次因电影相聚于此,更不应该忘记谢晋在推动上海乃至中国电

影行业发展、引领中国电影国际化方面做出的巨大的贡献。”他强调,在如今中国电影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后,电影人在为此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更需要以谢晋为榜样,“以此传承和发扬谢晋的敬业精神和国际视野,坚守初心,探索创新,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推动中国电影行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秘书长闫少非指出,谢晋的作品从“时代之交、中国之进”中提炼主题,讲述故事、塑造角色,把对艺术的真实热爱和执着追求巧妙地融入每部作品,从细处着眼,以真情动人,至今让人思之难忘。

“厂里只要有灯亮着,那一定是谢晋在读书。”在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任仲伦的回忆中,谢晋有着夸父追日的精神,对创作始终兢兢业业。在纪念从影50周年时,谢晋以一封“写给谢晋的信”勉励自己继续奋斗:“你要只争朝夕,把握每一天,每一小时,兢兢业业,踏踏实实,拍好电影。”

如何进一步继承、发扬谢晋导演的艺术精神和传统?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王隽介绍,上影集团将牵头发起纪念谢晋导演诞辰100周年的系列活动,涵盖展映以及谢晋百年诞辰特别展等各种形式,纪录片《百年谢晋》也将与观众见面。

## 谢晋其作:聚焦人民,书写时代

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谢晋始终关注时代、书写人民。无论是早期的《女篮5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还是后来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他对历史、社会、人性的关注与思考,影响了无数观众。

中国台湾学者、教授和电影监制焦雄屏曾经在美国的课堂上给学生播放谢晋执导的电影《牧马人》,“大家都在掉眼泪,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言人”。

在她看来,谢晋不仅保持着创作的融合与创新,也始终传递着一种直面人生、直面困境却依然保持希望的态度,“我一直想对他说一句谢谢,谢谢他对中国电影的贡献”。

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名誉教授刘闻文俊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电影的字幕翻译以及研究工作,曾经翻译了《红色娘子军》和《青春》的日文字幕,以及后来的《舞台姐妹》的剧本底稿。他认为,谢晋的作品是了解中国最好的“教科书”,“他的电影拍摄的就是中国几个最关键的历史时刻”。

在书写时代时,谢晋始终以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为切入点,一句“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道出了他为人民创作的理念。导演、编剧、电影监制黄建新在事业起步阶段就得到过谢晋的鼓励,但更让他难忘的,还是老百姓对谢晋发自内心的认可——2008年谢晋去世,黄建新赶赴上海参加追悼会,全国各地的影迷自发赶来送别的场面让他格外触动,“那个瞬间,我心里感受到了崇敬”。

在上影厂长大的导演郑大圣,则分享了他小时候在片场看谢晋导演拍戏,自己的毛衣都被带到《天云山传奇》当道具的拍摄花絮。在他眼中,无论潮起潮落,谢晋导演的作品始终像礁石一样屹立,“为什么现在隔着更遥远分的观众依然爱看他的电影?我只能感叹,他是时代的先锋,拍的是时间的电影。”

## 谢晋其事:培养人才,助推产业

除了不断突破自我,坚持探索电影艺术,谢晋也倾注心血,帮助中国电影“走出去”,促进电影产业发展,培养未来电影人才。

焦雄屏透露,1989年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在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影片金狮奖,当时谢晋正是竞赛单元单元的评审团成员之一。在争取金狮奖的关键时刻,也是谢晋大

力向评委推荐,由此改变了中国台湾的电影史。

导演、监制、香港电影导演会永远荣誉会长、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永远荣誉会长吴思远则难忘于1992年在香港召开的第一届“电影导演研讨会”。这场由谢晋、吴思远、李行三位导演共同推动的研讨会,开启了众多影人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吴思远的记忆中,当时谢晋的发言就深深感染着每一个人,“我还记得他的金句——‘能留下来的就是好电影’。现在来看,谢晋的电影留下来了。”而在见证中国电影飞速发展之后,黄建新也一再感慨谢晋对中国电影产业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他在拍摄《鸦片战争》时取景横店,从客观上助推了横店影视的起步与发展。”

对于走过30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谢晋在生前同样投注了大量热情。中国台湾导演王童曾凭借《无言的山丘》获得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剧情片奖,时任评委会主席的谢晋给王童留下了深刻印象。“我5岁多离开上海,50多岁回上海来领奖。我始终非常尊敬、喜爱谢晋导演,像他这样伟大的导演,拍的都是灵魂的电影”。

曾经担任谢晋副导演长达七年时间的导演石晓华则说,谢晋导演总是无私地向学生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思考,“他教给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是书本上没有的。他的风格是如此多样,留给我的印象就是永远年轻,永远都在攀登的勇者。”

作为“谢晋-恒通明星学校”第一届毕业生,陈思诚当年是奔着学习表演去报考的。后来,他成长为导演、编剧、演员、监制,这段学习经历也一直影响着他,“当年少不经事,我们眼中的谢晋导演就是个朴素的老人家。现在回头看,他的导演手法,他对各种艺术类型的涉猎,我们始终大胆先锋的艺术探索,都对我们有太多启发。”(赵丽)

# 让科技打开未来电影新想象

## 金爵论坛聚焦“未来的电影”

**本报讯** 电影科技正助力中国电影行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之路。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虚拟引擎、区块链、5G、VR/AR/XR、人机交互等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电影创作生产的各个环节,并逐步改变着传统的观影方式,给“未来电影”打开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在近日举办的“未来的电影:电影新技术应用与制作创新论坛”上,与会嘉宾就如何利用技术升级实现电影工业制作能力扩容,推动品质升级与产业结构迭代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

## 科影融合 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在论坛开始前,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张伟,率先带来一场以“融合前沿科技,传递光影之美——谈推动电影国产化高新技术发展”为主题的演讲。她以“融合创新”概括了当下电影科技的发展趋势,“只有融合创新才能打破传统的、既有的运营模式,打造更高的、更灵活的、资源利用率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她理解中的“融合”应该是全产业链和多维度的融合,除了电影生产制作流程中的图像处理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还要有产业流程的融合,比如融合了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技术的虚拟制作(Virtual Production,简称VP);再者是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比如电影院网络售票和票务系统、本地系统的融合;还有网络空间和实体空间的融合,比如VR、AR和影院的融合。

张伟表示,随着“AI+行业”的创新应用,大模型会紧紧围绕着行业的需求,逐步建立完善机制,形成生态,服务于电影行业的智能化。“总之,全球科技趋势交融、融合发展的新形态日趋明显,基于技术迭代和产业应用的融合创新正成为促进技术创新应用的新引擎、行业创新应用的新动力。”

中国移动咪咕公司首席数字官孙翔云则从“内容+科技+融合创新”的角度,分享了咪咕在打造5G+元宇宙过程中的一些探索和实践。她认为影视行业发展的下一个风口就是元宇宙,无论是从前期的创作、摄录、制作,还是后期的放映、分发、运营,元宇宙中涉及的5G、XR、AI、3D技术都将为电影技术的升级提供支撑。

她表示,元宇宙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决定了它可以和不同的行业、场景进行结合,从而实现生态共建,“元宇宙是自主可控、自由探索、即时交互和实时在线的,无论是我们已知的AI技术也好,AIGC也好,还是ChatGPT也好,它都可以融入我们的创作中,共同打造一个新的生态共建模型。”

## 任何技术手段 都要服务于内容

在随后的论坛环节,嘉宾们围绕着新技术给未来电影创作可能带来的影响和转变,畅谈了各自的观

# 金爵主席斯科利莫夫斯基：我会挑战观影人的聪明才智

**本报讯** 一部《驴叫》,让不少原本对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不太熟的中国影迷,爱上了这位电影视角独特、镜头语言幽默的大导演。

6月14日上午,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的金爵奖评委会主席论坛上,他与作为主持人的上海大学电影艺术中心艺术总监、上海电影学院特聘教授马可·穆勒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对谈,回忆自己进入电影行业之初的故事、与新浪潮电影人竞争的种种趣事以及“退圈又重新入圈”的理由,十足的“老顽童”性格,让现场听众笑声不断。

## 为何拍电影? “因为我当拳击手输掉了一半的比赛”

马可·穆勒给学生上课时经常说,上世纪50年代定义电影的新潮流并不是现在所说的“法国新浪潮”,“最早的应该是波兰新电影”。他始终认为,在多个国家的新潮流导演当中,“最有突破力、最有爆发力、最有传奇性的只有一个人”,此人就是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人们介绍起斯科利莫夫斯基的头衔时,除了导演,还经常会加上画家、乐手、作家、诗人、演员、拳击手等。他年轻时写的诗“挺有名”的,作为演员,甚至还参演过《复仇者联盟》。

当主席论坛上再次听到这些头衔,斯科利莫夫斯基笑了:“我要稍微纠正一下。我是一个爵士乐团的鼓手,但我打得很差;我也当过拳击手,不过是业余拳击手,在拳击生涯中的比赛有一半都是输的,所以我也不是好的拳击手;说到诗人,我的诗歌也发表过,只不过是刊登在发行量很小的刊物上,真是不好意思。所以,这些都不值得给予美誉。”

只有涉及到电影的工作,他才会“笑纳”:“只有制作电影才是我真正走进大众视野的唯一的机会,能够真正将我变成一个艺术家。当然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进入电影行业,对我来说非常顺畅,而且我也一直扎根在其中。”

斯科利莫夫斯基进入电影领域纯属意外,波兰电影《灰烬与钻石》的编剧写了另外一部影片的剧本,但不是特别满意。在波兰编剧学会,他给斯科利莫

夫斯基看了自己的剧本,并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当时还在忙其他工作的斯科利莫夫斯基,晚上花了五六个小时对剧本进行调整,第二天这位编剧看了之后表示“非常满意”,并力邀他加入自己作品的剧组。

不久后,才刚刚进入电影学院几天的他,又收到了一个特别的邀请——当年的波兰奥组委希望请导演拍摄一部关于拳击手的短片。回忆起这件事,他笑着入选的过程有点“作弊”嫌疑:“波兰奥组委其实想找的是已经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导演,但我才进学校几天,他们面试时间我是否上过电影学院,我说‘是啊’,结果我这个大一新生,就阴差阳错地得到了完成人生第一部电影的机会——当然,这部拳击电影的题材是我非常熟悉的,所以并没有什么难度。”

这部短片后来在布达佩斯获奖,他也开始了自己职业生涯第一部长片《轻取》的拍摄。“得到这个长片的机会,和我在被电影学院录取时的思考有关”,他说,当年他曾自我追问,自己已经二十多岁了才进电影学院,毕业后不是就将从“某个电影大人物助理的助理”开始“熬”资历?“我不想等太长时间,所以我决定在学生时期就拍一部长片作品,4年的学生生涯里,我就一点点完成了拍摄,最终变成了一部72分钟片长的故事片,还得到了电影学院委员会的认可。随后,我确实缩短了职业生涯发展的时间,毕业那一年,就得到了一个与真正的专业团队一起拍长片《轻取》的邀约。”

至今,他还是庆幸自己的选择,“我的职业生涯开始得这么顺利,是因为我本人在那个时刻就是个做好了准备的电影人。”

## 从电影圈出走 “所有导演都有拍烂片的时候”

拍出《轻取》之后,斯科利莫夫斯基把这部作品和自己学生时期拍摄的长片作品,一起送去了组的一个电影节,结果他听到了很多人在赞叹,东欧来了个有着独特审美风格的天才。

当他在电影学院的同学们还在学习变焦的用法,通过这个技巧拍出汽车飞驰的效果时,他已经在采取截然不同

的处理方式——他用长镜头来呈现这样的效果。让众人惊艳的《轻取》,甚至只有28个镜头,他使用的“一镜到底”手法,后来被很多著名导演效仿。如今再回忆这段往事,他幽默地说:“事实上,我当年如此选择,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电影人之间会相互竞争,特别是60年代中期的新浪潮电影人之间。比什么?就看谁的一镜到底能够更长、更复杂。初衷真的只是纯粹的争强好胜,但有时结果却是非常惊艳的。”

正式进入电影圈后,斯科利莫夫斯基不是总有机会拍自己编剧的原剧本,所以他有时候就得改编文学作品。他经常开玩笑说,自己的第一位编剧是莎士比亚,“我把《哈姆雷特》改编成了一个比较怪诞的故事。”

但这样的改编,他自己并不满意。“我至今一共拍了将近二十部电影,其中有三四部真的很差、很糟糕,甚至可以说是很烂。比如我不太喜欢的电影是《急流的春天》,有时候也翻译成《春潮》,有三部我最不喜欢的电影,都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他笑着对观众说:“其余烂片,你们自己去想吧,我不想说了。”这样的不满意,甚至导致了他后来的“退圈”,“我很幸运,除了不喜欢的那三四部,以及比较平庸的那些,还有六部拍得不错——当然,我知道,所有的导演都有拍烂片的时候。所以,在拍完《30个门钥匙》后,我开始慢慢萌生了离开电影的想法,因为这是我拍得最差的电影之一了。”

尽管观众并不这样认为,但自己感觉创作状态“跌入最低谷”的斯科利莫夫斯基当时“决定不再拍电影”,希望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绘画中去,“我一直在画画,但因为拍电影,我没有大量的时间专心画画。”他在绘画方面的天赋,让他在美国和欧洲都开始小有名气,画作也卖得很好,甚至获得了一些国际比赛的奖项,“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年轻的艺术家了。”

## 重回热爱 “我依然是一位年轻的导演”

形容自己“电影职业生涯像蛙跳”的他,在离开十几年后发对电影仍有

(赵丽)

点和体会。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党委副书记、中影CINITY总经理、中影华夏影视设备融资租赁总经理边巍提到,在拥抱和利用新技术的同时,也要重视内容的协同优化,“我想一个新技术的出现,一定要跟内容相结合。如果要想让一个出色的显示技术充分发挥优势,相应的内容一定要针对这个显示技术做调整和优化,这是未来我们要持续努力的地方。”同时,他强调任何技术的升级,本质上都是为内容而服务的,“任何技术手段,它的目标还是能够让观众更沉浸地、更快速地、更毫无知觉地进入到这个故事里。”

边巍还特别提到,他们首次尝试在CINITY的推广应用中设置企业标准,从而保证创作者在他的创作空间里所看到的效果,能够完整地呈现在影院的大银幕上,“我们通过技术手段为创作者和观众之间搭建一座透明的桥梁,让他们之间没有任何隔阂,这个标准的产生对我们而言是一种约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内容创作和技术应用的整体性。”

导演刘晓世则通过分享《长空之王》创作的幕后故事,讲述了新技术运用对创作的助益。他透露,为了让演员能真实感受到驾驶战斗机的各种挑战,他们在模型设计和机械装置的研究上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做了4架1:5的歼—16模型,每架长度是5.7米,堪称庞然大物,但是跟真的战斗机比起来它还是小个子。如果只是在空中飞行的话,我们基本上看不出来这个飞机是假的,因为它可以模拟失速、尾旋和眼镜蛇机动,在空中有很好的机动性能,确实非常酷。”刘晓世强调,没有常识的想象力是对想象力的误解,没有真实的体验,演员的表演即便再努力,也会失真,“新技术能帮助我们来实现拍摄上的不可能,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没有节制地发挥想象力,那样会失去真实感。”

## 新技术的运用 应当具有突破性

作为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海外影人,繁星满天影视公司首席执行官、国际电影制片人艾秋兴,见证了过去三十年间电影技术的三次重要升级,及其给中国市场带来的影响和转变。然而,对于新技术的出现和更迭,艾秋兴却表现出了谨慎的态度,“当新技术被创作者当成一个工具使用的时候,它确实能帮助电影人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但很可能它也只是个‘玩具’、一个商业噱头,仅仅是为了吸引票房而已。”他毫不避讳地指出,在《阿凡达》火爆之后,市面上充斥着大量3D影片,全然没有考虑到影片的内容和题材属性,“这样的市场运作显然已经偏离了新技术对电影创作加持的初衷。”

艾秋兴认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新技术,应当是具有“前所未有”的突破性,且能直接参与电影创作本身的。她以张艺谋导演的《影》为例,观众一直很感兴趣影片中的两个“邓超”的对手戏都是怎么拍的,“这完全是张艺谋导演团队的一个‘发明’,他通过一个特殊的传感器装置与摄像机进行实时互动,解决了空间的精准定位问题。演员在真实的场景里,通过真实的表演,实现了以往需要依靠后期虚拟技术才能实现的效果,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编剧、导演瑞奇·梅塔也认为,创作者始终应该保持清醒,以一种合理、节制的方式使用新技术。“我们应该首先考虑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再考虑怎样通过技术来帮助我们进行表达。换言之,我们的想象力应该是被约束的,而技术本身却是不被限制的,所以对我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去使用这些技术。”

他以最新创作的剧集《偷猎者》为例,剧中有一组长达90秒钟描写大象在森林里被捕杀的镜头,为了增加艺术效果,他们用了大量特效近景,给观众营造了一种“一切近在咫尺”的效果。“我们想要拯救这些动物,但如果如果没有这么生动的场景,观众很难被打动,从而产生同理心。”五年前,瑞奇同样想尝试这样的镜头表现,但受制于技术没能成功实现,而今天他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他认为这才是新技术出现的意义,“我们使用这些技术,就是希望它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内容,带给观众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影子)